

朝花夕拾

人间烟火

丝瓜也是菜

□张京会

与白发和解

□丁春美



开学第一天，我走进教室，孩子们见到我后欢呼雀跃：“老师，我们想您啦！”“喂？一个暑假没见，老师的白头发增多啦！”

开学前去理发店，理发的师傅问我是不是做了白发挑染。回老家，邻居老人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啧啧，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儿头发也半白了，几时退休？”看见我的白发，理发店的师傅从专业角度，委婉地说出我有不少白发的事情，并说白发也是一种美；邻居老人从时间的光影里，开启我的另一段美好时光；在孩子们的眼中，无论我是否有白发，他们都一如既往地喜欢我……

我记起自己第一根白发的发现者。那是十五年前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暖阳透过玻璃窗洒在我的身上，我正在辅导两个孩子做题。

其中一个忽然噓了一声：“老师，你有白头发了！”

另一个孩子走过来：“老师，这儿——头顶上。”

我走到镜前，却只望见一头黑亮的瀑布。正疑惑间，同事操起一把小剪刀：“别动！”

咔嚓一声，一个孩子手里抖动着一撮白色在我眼前晃。“白线线——”两个孩子抢着一分为二，一根白发绕指柔，一根抖动的发丝挽散了阳光。

时光在发丝间穿行。阳光数着青丝，青丝浸润在粉尘里，灰色肆意侵袭两鬓，白发追赶着太阳。三十年讲台时光弹指一挥间。粉笔望着黑板，黑白分明，电子屏嘲笑黑板：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。粉笔在黑板上诉说着日子，触屏笔数落着粉笔的土气。黑板粉笔不为所动，时光是最好的淘洗剂，留下的都是精粹。阳光拨动着孩子们的耳垂。成长里不是只有aoe、123，还有溪水蝉鸣、白雪桃花、山羊跳、摇大绳……在山下、在溪边，山鸡打鸣、斑鸠咕咕、小河淙淙、孩子嬉戏……

孩子们在秋日里发现了宝藏：飞倦的鸟儿驮着夕阳归巢，头白的芦苇，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。孩子拨动着我的灰白发丝，喃喃自语：“青丝红颜。”

白发对青丝说：“这是白云对蓝天的誓言，浪花对大海的眷恋，鸟儿对大树的缱绻。这是时光慢煮青春。”

菜园子里的秋意，已是很浓了。豆角架东倒西歪，垂着些干瘪的枯蔓，茄子也显出黑瘦来，斑斑点点的，在风里颤抖。唯独那丝瓜，却长得蛮横——藤蔓爬满竹架，又向旁边的枯树上侵略，大有要占据整个园子的野心。

丝瓜的叶子肥绿到几近发黑，衬得那些黄花儿分外扎眼，一朵一朵，开得没心没肺。花落了，便钻出细长的瓜来，一日比一日粗壮，垂挂在绿叶之中，晃荡着，很有些得意。老娘伸手掐下一根嫩丝瓜，指甲一划，便渗出清亮的汁液。“这东西，好养活哩！”娘的脸上漾开笑纹。

小时候，我是不吃丝瓜的，总觉得它有股说不清的腥气，滑腻腻的口感也怪异。饭桌上若有一盘炒丝瓜，我便只扒拉白饭。母亲也不强迫，只自己夹一筷子，慢慢嚼着，说：“丝瓜也是菜。”这话听了无数遍，那时只觉得是老娘吝啬，舍不得我倒掉。如今想来，竟是一番道理。

丝瓜的确算不上是菜中上品。它登不得大席面，比不得山珍海味，甚至不如一盘青翠的油菜受人待见。它是平民的，甚至是贫民的。过去青黄不接时，家中菜园里能应急的，也就是它了。摘几个，剥几刀，用点猪油渣一炒，或者干脆清汤煮了，便能糊弄一顿饭。它的好，在于肯长，在于多产，在于不挑地方，墙角旮旯，给它一点立足之地，它便能还你一夏的丝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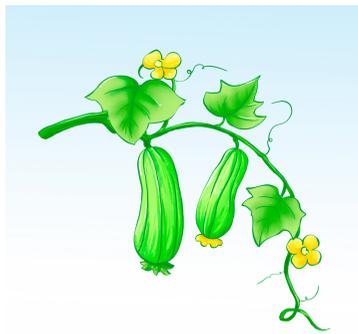
老娘把掐下的丝瓜放在篮里，又去寻那更老一些的。老丝瓜皮已发黄发白，轻飘飘地吊着，里面的瓢干透了，摇起来哗啦作响。摘下来，砸开，剥去那粗糙的外皮，便露出一身密密的筋骨来。这便是丝瓜络了。

“用这个洗碗，比那化纤的抹布好使。”老娘扯着那灰褐色的络子说，“它不沾油、不起毛，还耐用。”这哪里还是菜呢？这分明是物件、是工具，是渗入生活中的一点坚韧。

老娘弯腰在瓜架下搜寻，白发从草帽边缘钻出来，一颤一颤。她的背已有些驼了，像那不堪重负的豆角架。可她依旧在园子里忙碌，播种、除草、收获，如同过去的几十年一样。她也是菜。是这家庭里最寻常却最不可或缺的一道底料。她提供滋养，默默接受生活的煎炒烹炸，给予她能给予的一切。

我忽然明白了“丝瓜也是菜”这句话里的沉静与坦然。不是所有的生命都必须绚烂如花、珍贵似宝。这世间绝大多数，都是如丝瓜这般的生命，平凡、卑微，却有着极其坚韧的生存智慧。它们不抱怨土地的贫瘠，不惧风雨的侵袭，只要抓住一点点机会，便努力地活，努力地结果，努力地让自己“有用”。然后，在完成这一切之后，坦然地将自己交付出去，或融入他人的生命成为养分，或磨损自身成为清洁他人的工具。

这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哲学？



往事悠悠

祖母的灶台

□李智薪

我从小和祖母生活在一起。印象中，祖母总是在灶台前忙碌，每当看到她把饭菜摆在灶台上，便是我最开心的时刻。

祖母的手艺仿佛为我量身定做，她做的每一道菜我都爱吃——其中最喜欢吃的是“地蛋汤”（乡下习惯将土豆称为“地蛋”）。将土豆切成条状，和葱花、肉或鸡蛋一起炒后，下水和面粉，水沸后过几分钟就出锅。祖母每次给我盛饭都会把碗里装到要溢出的程度——我小时候很瘦弱，总是挑食，而且饭量很小，所以祖母总是认为我要多吃些才好长身体。即便现在长大了，祖母依旧不会让我盛饭，而是抢着去给我盛，因为她知道我每次都会给自己盛得很少。

祖母的灶台像一个许愿台，我想吃的东西永远都会在那里找到。灶台是用土堆起来的，硬邦邦的土比瓷砖更能渗出香味，香味中包裹着泥土的气息，包裹着质朴简单的乡村生活气息，更包裹着祖母对我的爱。

灶台不仅上面有美味的食物，下面也埋着宝藏——草木灰里有烤地瓜、烤土豆……小时候每次放学回家后，总能从灶台下面扒出来好吃的。还记得饭桌上每每有我不喜欢吃的菜的时候，父母总会说“等到晚上你饿了，没人管你”。但我知道，祖母的灶台一定有我留着宝藏美食。为此，父母

总以溺爱来说教祖母，祖母口头应承着“改”，行动上却从未改变。

冬天的夜晚，我脱了衣服躺在床上，看祖母坐在床沿缝补衣服。彼时，她慈祥的脸庞被暖黄的灯光照着，格外好看。灶台上煨着蘑菇汤——我总喜欢躺下后再闻着祖母给我做饭，也喜欢穿着祖母做的夹袄坐在床上吃饭。吃饱喝足后，祖母会给我掖好被子，催我睡觉，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感到冷。

如今，祖母已经古稀，但每次我回家，灶台前依然有她忙碌的身影。只是那身影已不再如过去那般挺拔，根根银丝也缀了满头，我也不再是围着祖母和灶台欢闹的小孩。我总抢着帮着祖母干活，但使用灶台却是我如何都掌握不了的技能，或许这是专属于祖母的灶台。

年轻时的祖母在灶台前大展身手，灶台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，被她安排着、照顾着；现在的灶台却是祖母的支撑，她的任何动作都要扶着灶台边。祖母怀抱中蹒跚学步的小孩已经吃着灶台做出的食物长大了，但是她就像天空中的风筝，飞得再高再远，也与祖母手中的那根线永远相连。

飞出故乡的风筝在风雨中待久了，也会回到放风筝人的怀抱中。祖母的灶台，永远勾着远在他乡的我心。

琅琊放歌

白露时光

□赵守卫

白露垂垂在课桌边缘
叶尖的指纹拓印日月光华
门外笑语喧然
我看见年轮在黑板上一闪而过

额头有霜色浮动
整夜未熄的星群见证
云层穿越沧海粟子
一花一木皆曰世界

少年们一遍遍擦拭揉皱的稿纸
散装的快乐纯粹简单地重复
每一次都能把天际线抬高一点

候鸟坚守来去的路线
电子屏幕波光如海
纸飞机固执地穿越季风

田地里稻谷已近收获
泛黄的日记本里埋着时光化石
待到夕阳的钟声又一次
敲打微雨的伞面
每一滴露珠都通往不同的晨昏

致敬我的讲台

□刘蕊蕊

退休一年
粉笔屑似乎依旧在晨光中飘扬
像刚毕业那年的第一场雪
轻轻落在教案的扉页
原来，染白青丝竟如此婉约而不着痕迹

上课铃是孩子们遗忘的纽扣
跌进窗台盛放的星星草
那些翻书声长出羽翼
盘旋成云端的那抹夕阳

我捡起黄昏所有的提问
在黑板上种下星河
如今退休证裹着粉笔灰
在岁月的夹层绽放成蝶

记忆里教室正飘出年轻的回声
窗外的树叶接住所有答案
飘落时仍保持横平竖直的虔诚

风翻动未批改的作业
红墨水在四线三格间长出根须
当月光滑过字母的边缘
我感觉仍是个守夜人
正一笔一划数着闪光的星星

致风河

□李全文

铁碾山流淌下来的一川溪水
从儿时的眸子缓缓流进
又在浩渺的灵山湾入海口
流入蔚蓝的眸子
此间，除了蜿蜒、迤逦
还有许多的鹭鸶，野鸭，沙鸥
在这一川云水里栖息

河的夹岸
尽是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
还有数不清的锦鲤，草虾，毛蟹
在这一川明月里怡然自得
它，叫风河